

胡適思想批判

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編印

一九五五年二月

胡適思想批判

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編印

一九五五年二月

胡適思想批判

目錄

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	艾思奇	一
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	胡繩	一五
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	胡繩	二五
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	李達	三五
胡適思想批判	李達	七
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	汪子嵩等	八五
胡適的文學觀批判	林淡秋	一〇三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	曾文經	一二三
「五四」運動中的胡適和杜威	王若水	一三三
「學者」——政治陰謀家	張沛	一三三
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	王若水	一四一
「五四」以來胡適派怎樣歪曲了中國古典文學	何幹之	一六六
胡適這個人	葉孟源	一八

胡適實用主義哲學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學性

艾思奇

人民日報編者按：此文是「學習」雜誌本年一月號所登「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一文的節要改寫。該文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所組織的胡適思想批判會上討論過。文中有些論點，現經作者根據討論中所提出的意見做了原則性的修正，重新發表在這裏。

實用主義是美國資本主義土壤裏生長起來的一種最反動最腐朽的唯心論哲學。這種哲學實際上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新東西，而只是被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裏駁斥得體無完膚的馬赫主義的一種流派。胡適這個美國的文化買辦，在五四運動前後把實用主義拿到中國來販賣。當着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人民開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胡適立刻就用實用主義來幫着反動派堅決反對這科學的革新的思想。

帝國主義各國的反動哲學思潮在五四運動以後先後都輸入到中國來，並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中間或多或少地發生了影響，但其中影響最大的，首先是實用主義。這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這反映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活動日愈積極，日愈凌駕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上的趨向；第二，實用主義比其他的反動哲學流派更為狡猾地用「科學」的「最新」哲學的偽裝把自己的真面目掩蓋起來，胡適在五四運動前後對一部分舊文化的批評活動和一些考據工作加強了這種偽裝作用，使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中相當多的人受到了它的迷惑。實用主義所使用的科學的假面具是：「實驗室的態度」，

「生物進化學說」。實用主義的反科學反革命的眞面目是：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庸俗進化論。我們現在來批判實用主義，就必須認清它的眞面目，揭破它的假面具。

一、實用主義就是主觀唯心論

一切有真正科學頭腦的人，都要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承認先有物質世界，後有精神現象，承認精神、意識、感覺、思維等等是物質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也就是要承認「物質是第一性的東西，精神是第二性的東西」這一個哲學上最根本問題的唯物論的原理。實用主義的世界觀，恰恰和科學所要求的這一個唯物論觀點完全相反，它和歐洲的馬赫主義一樣，否認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把周圍世界看做僅只是人的感覺或感覺的綜合。實用主義者詹姆士說：「我們所謂『實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覺，（B）感覺與感覺之間及意象（也可譯作『觀念』——艾）與意象之間的種種關係，（C）舊有的真理。」（一）這個公式告訴我們，實用主義者不承認「實在」是物質的客觀實在，相反地却把實在看做僅僅是人們的主觀領域以內的東西：感覺，感覺（或意象）之間的關係，「舊有的真理」等等主觀的要素的複合（實用主義者認為「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爲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二），所以「舊有的真理」也是一種主觀的要素），就成爲實用主義者所謂的「實在」！這不是很明白的主觀唯心論嗎？

胡適曾跟着他的老師杜威假裝說實用主義不談唯物唯心的問題。他曾把杜威關於「經驗」的「見解」作爲例子，想來證明杜威對於唯物唯心的問題是採了「以不了了之」的態度，並且還因此把杜威大捧一頓，說他「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可惜得很，這樣的「大革命家」在馬赫主義者阿萬

那留斯的信徒中間早已出現過了。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裏這樣寫着：「我們只能憐惜那些相信阿萬那留斯及其一夥的人，他們以為經過『經驗』這個字眼就可以超越唯物論與唯心論底『陳舊的』差別」〔三〕。杜威也能「超越」這個差別嗎？我們且舉兩條來研究一下。杜威說：「經驗確是一個活人對於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環境所起的一切交涉」。又說：「經驗只是一個物觀（應譯作『客觀』——艾）的世界，走進人類的行為遭遇裏面，受了人類的反動發生種種變遷」。「經驗乃我對付物，物對付我的法子」〔四〕。在這裏。杜威把人和自然與社會的環境，人類的主觀行為和客觀世界，「我」和「物」等對立的兩方面包括在他的「經驗」概念之內，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掩蓋了哲學上的唯物論的路綫和唯心論的路綫」〔五〕。然而，實際上怎麼能掩蓋得了呢？既然涉及到了主觀和客觀、我和物、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就不能迴避那劃分哲學上唯物論路綫和唯心論路綫的根本問題：「兩者之間那一方面是第一性的？那一方面是第二性的？」如果杜威在他的「經驗」的概念裏面，把人的主觀，我，看做第一性的，而客觀環境和物都要依賴着我的主觀為轉移，那麼，他仍然只是在唯心論的路綫上來解釋經驗，而並沒有超越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區別。而事實上恰恰就是這樣。為要證明這一點，不妨讓我們先來看看杜威如何了解「環境」這個概念？杜威說：「環境，換句話說，就是與個人的需要、慾望、目的和能力相互作用着以構成現有經驗的任何的條件。一個人即使建築一座空中樓閣，他也是與其在想像中所構成的對象相互作用着。」〔六〕這些話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杜威沒有把「環境」看做不依賴人的主觀意志而在外界獨立存在的客觀條件，而僅只是在與人們主觀的需要、慾望、目的和能力等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條件，並且它的存在是與我們主觀想像中所構成的「空中樓閣」沒有什麼原則區別的。這還不夠明顯嗎？這不是主張客觀環境依賴人的主觀為轉移嗎？這不是把我和主觀當做第一性的東西而把客觀的物、環境當做第二性的東西嗎？這不正是在哲學

的根本問題上站到了唯心論方面來了嗎？杜威何嘗真的能夠「以不了了之」的態度來對待唯物唯心的問題？何嘗能超越哲學的這兩條根本路線？杜威對「經驗」的故作玄虛的「見解」，不過是想掩蓋他的主觀唯心論路線吧了。

承認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承認了物質是第一性的東西，也就要承認這樣的事實：物質世界的變化發展，是遵循着它自己本身的規律，而不是依賴着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可以認識這些規律，並且利用這些規律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決不能違背這些規律，不能憑自己的主觀意志任意改變、創造或消滅物質的變化發展規律。實用主義的觀點却與這唯物論的原則完全相反，它既然否認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而把「實在」看做感覺等主觀要素的複合，它就不能不由此做出荒謬絕倫的結論，認為「實在」是完全依賴着人的意志而變化的。胡適說：「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裏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3〕杜威也引用詹姆士的話說：「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裏，由我們雕成什麼樣。」在這裏，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論的面目已十分露骨地表現出來，它的荒謬可笑，也是非常明白了。誠然，實用主義者胡適之流在他們的言論文字裏是經常做着無恥的塗抹現實，顛倒是非的勾當的，但實際生活到處都在粉碎這種胡說。首先中國社會的發展，對於胡適就沒有「百依百順」，胡適的一切替反動派「塗抹」脂粉的卑劣行為始終沒有能夠阻止住中國革命的勝利。胡適的一切反動言論和行為違背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因此它就被歷史前進的車輪壓得粉碎。

二、主觀唯心論的——不可知論的認識論

如上所說，物質世界及其變化發展的規律是能夠爲人們所認識的，是可知的，人的主觀認識就是客觀的物質世界的反映。這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根本觀點，也叫做反映論的觀點。這也是真正的科學所要遵循的認識論觀點。科學的理論知識，就是自然界或社會發展規律的反映，我們所以對科學予以高度的重視，就是因爲科學的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自然界和社會發展規律，使我們有可能指導自己的實踐行動——生產建設，階級鬥爭，等等——獲得勝利的成就。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爲嚮導，認識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就能夠領導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鬥爭，既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又正在逐步獲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實用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和以上所說的完全相反。它是一種不可知論的，主觀唯心論的認識論。實用主義者既否認了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也就否認了任何能夠反映客觀事物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的知識。杜威反對「把人的知識看作一面鏡的樣子、把『實在』照下來便是」的反映論觀點，而主張「知識並不是鏡子、是用的東西、各方都用得着。感覺、理性都是幫助有機體的生存能力」〔1〕。實用主義者認爲人的認識不能反映感覺以外的任何客觀事物及其內部規律性（因爲後者的存在是他們所不承認的，至少是他們認爲值得「存疑」的）。即使是科學規律的知識，也被實用主義者看做主觀的虛構，而不是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反映。胡適說：「（一）科學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2〕。口頭上經常掛着科學兩個字的實用主義者，却這樣無恥地來誣蔑科學。真正愛護科學的人，要打這些「用主

觀唯心論——不可知論來「魚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科學是什麼？列寧說：「科學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底真正的……寫真」。科學就是研究客觀世界一切事物發展規律的學問。自然科學，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現象的客觀發展規律的學問，「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與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三〕科學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能夠爲人所認識這一個唯物論的認識論基礎之上的。在真正科學的領域裏，沒有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立足的餘地。斯大林說：

「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能認識，我們對於自然界規律的那些已由經驗和實踐考驗過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會由科學和實踐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四〕

所以，科學知識決不是「人造的」和「假定的」，決不是主觀的虛構，而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科學知識之所以成爲這種確實的知識，是因爲它經過了或者經得起人類社會實踐的考驗。自然的和社會的科學知識在我們的實踐——生產活動，階級鬥爭科學實驗等等——的基礎上產生，並且又指導我們的實踐獲得勝利，這就能證明它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本身的規律性。恩格斯說：「既然我們能夠用親自製造出自然界某一現象、依這現象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並使它爲我們的目的服務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對於這一現象理解的正確，那麼康德所說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五〕所以，自然科學的知識，由於通過人類的生產實踐和科學實驗的檢驗，就證明了它是反映自然界發展規律的具有客觀真理性的知識。至於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之能正確地反映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規律，被壓迫與被剝削羣衆的革命鬥爭的規律，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獲得勝利和共產主義建設的規律，這是在世界各國——特別是蘇聯，中國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的長期實踐鬥爭中已經反覆被證明過的。

三、抹煞真偽標準的「真理」觀

唯物論的認識論指明認識是客觀事物在人類主觀意識裏的反映，認識的正確與否，決定於它的內容是否如實地反映了客觀的現實事物，是否符合於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所以，是與非之間，真理與謬誤之間，是有着嚴格的客觀標準的。人的認識能夠符合於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認識，否則就是謬誤。這也是一切真正有科學頭腦的人所要承認的原則。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恰恰又和這一個唯物論的原則完全相反，把真理看做純粹主觀的東西，實用主義者否認了任何能反映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的知識，把人的認識——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看做僅僅是人們主觀地虛構出來的「應付環境的工具」，因此，在他們的眼中，一種知識是否具有「真理」意義，就不是決定於它是否能夠如實地反映客觀現實。他們根本就不承認客觀現實的存在，所以就完全談不到反映客觀現實的問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一種知識、思想能否幫助他們達到按照他們的主觀要求來「應付環境」的目的。這就是說，他們不承認是與非之間，真理與謬誤之間有任何客觀的標準。他們把真理與謬誤的標準完全看做主觀的，胡適說：「真理是對付這個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對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對付，便是真理」〔三〕。科學的真理，在實用主義者看起來，也並沒有反映了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只是人們在主觀的應用上認為最方便的一時公認的假設。「科學律例不過是一些最適用的假設，不過是現在公認為解釋自然現象最方便的假設」〔四〕，所以，在實用主義者看來，一種思想是否科學真理，是決定於它是否被人們「現在公認」為「最方便的假設」這一個主觀的標準。按照實用主義的這些荒謬觀點說來，那麼，科學知識和神話迷信以至於謠言誹語之間，就沒有甚

麼本質的區別，並且甚至可以互相等同起來了。神話迷信如果一旦被人們「現在公認」爲「最方便的假設」，實用主義者就一定要把它當作「真理」看待。反之，即使是正確反映了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科學真理，如果對於實用主義者的種種卑鄙無恥的反動行爲有所不便時，他們就要厚着臉皮來否認它的真理性的。所以，實用主義者詹姆士可以把上帝的信仰叫做「真理」，胡適可以強詞奪理地否認帝國主義侵略和否認舊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却採取了瘋狂的反對態度。實用主義者捏造這種抹煞客觀真理偽標準的「真理」觀，原來也正是爲着要使它成爲反動派用來抹煞革命真理，任意「塗抹」現實，任意捏造謊言這樣一種「應付環境的工具」！

這樣，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論的「真理」觀，同時也是完全相對主義的。實用主義者既然把他們的「真理」看做只是人們一時公認的「應付環境」最方便的假設，因此就不承認「真理」的任何絕對的性質，而認爲它是可以隨着實用主義者以及實用主義者所擁護的反動派的主觀的「公認」與否而隨意改變的。胡適說：「沒有絕對的真理，……我們人類所要的知識……乃是這個時間，這個境地，這個我的這個真理」〔二五〕，這就是說，實用主義者所謂的「真理」，是依賴着實用主義者的主觀——「我」爲轉移的，「我」認爲方便的才是真理，我認爲不方便的，那怕是科學上證明了的千真萬確的客觀法則，「我」仍可以抹煞它的真理性的。「我」可以依着我認爲方便與否這一個主觀標準來隨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這就是實用主義者的相對主義「真理」觀所必然要得到的邏輯上的結論。

人類對於真理的認識有着相對性，這決不等於說認識內容的真偽可以隨着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願望爲轉移。真理的相對性是由於人們的認識所反映的客觀事物本身的相對性，是由於客觀事物是依着條件地點時間爲轉移的不斷變化發展的事物。客觀事物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具體過程都是相對的，因此，「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的」〔二六〕，但是，第一，

一定具體過程的認識的真理性雖然是相對的，但它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首先是由於它正確地反映了事物發展的客觀過程，而並不是由於它是「我」認為方便的假設。真理與謬誤決不是依「我」的主觀為轉移，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觀現實。是非真偽的標準永遠是在客觀方面，這一點却是絕對的，任何時候也不能動搖的，任何時候也不是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的實用主義者所能隨便顛倒的。第二，真理的相對性既然是來源於它所反映的事物發展的具體過程的相對性，因此，這裏的相對性的意義，只是說我們的認識應該跟着事物的發展而發展，不應該停頓在固定的一點上，如果滿足於現有的知識成就，不知道跟着新鮮事物的出現而努力求取新的知識，或者把對於舊事物的認識當做死公式來硬套到新事物方面，我們的認識就不免一定要發生錯誤。真理的相對性，決不能解釋成為我們可以在自己主觀上認為不方便的時候就隨便抹煞一種科學知識的真理性。一種科學知識只要是正確反映了事物發展的某一具體過程，它之符合於這一過程發展規律的客觀真理性是任何時候也不容抹煞的。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真理性就具有絕對的性質。我們只能說當具體過程已發生變化時，這種科學知識對於新的過程就不能適用了，或者說應該把它補充、發展，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真理性才是相對的。因此，承認真理的相對性，決不等於說我們可以因為它在已經改變了的條件之下不適用，就能否認它之作為正確反映一定具體過程的客觀真理，就能把已被實踐證明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知識，又叫做謬誤的東西。「真理變成謬誤」〔二〕這話的意思，只是說當我們錯誤地對待這些知識的時候，當我們把它當做死的公式亂套到不相適應的過程上的時候，就會在我們主觀上造成自己的認識的錯誤，這裏也不容許實用主義者來顛倒是非。第三，一定階段上事物發展的具體過程雖然是相對的，但作為無數具體過程的總和的整個宇宙，却是絕對存在。人的認識發展也反映了這種客觀情況：反映了一定具體過程的認識雖然只有相對的真理性，但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就是反映總的宇宙的絕對真理。所以，與實用主

義者的純粹相對主義的謬論相反，世界上並不是只有相對真理，絕對真理也是存在的。相對真理中就具有着絕對的性質。反映一定具體過程的每一種相對真理，作爲客觀真理來說，它已經就是絕對的。並且它本身又是總的絕對真理的一個構成部分，在這一點上也具有絕對真理的性質。

四、不是科學的進化論，是庸俗的進化論

實用主義者用生物進化學說的名義作爲自己的反科學思想的假面具。它把主觀唯心論裝扮成好像是符合於進化論學說的科學觀點。它標榜着用進化論的原理來解釋人類的生活。誰都知道人類社會生活有自己的特殊的發展規律，決不能簡單地歸結到生物界的進化規律之內，實用主義者這樣做，是既曲解了人類生活，也曲解了生物進化學說。

實用主義者把人的經驗、知識、真理等等看做僅僅是「應付環境的工具」，硬說這就是應用了生物界適應環境的科學原理。這是對於人類知識和人類生活的一個極大的誣蔑！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認識是客觀現實的反映，科學知識反映着客觀事物發展的內部規律性，人類掌握了正確的理論知識，掌握了科學真理，就能預見周圍事變發展的前途，就能使自己的實踐行動成爲有目的有意識的自覺的行動，就能使自己的鬥爭——生產鬥爭，革命運動等等——戰無不勝。決不能說人類的行動都是動物式的沒有理性頭腦的清醒指導的「應付環境」的活動，決不能說人類的認識、科學真理等只是這種盲目地「應付環境的工具」。實用主義者把人類的認識看做「應付環境的工具」，這僅只是反映了實用主義者自己本身的生活和生活的腐朽性和反動性。如果就胡適一流的實用主義者及其所擁護的反動派的思想和生活來看，那倒可以說是有些方面和動物類似的。歷史發展規律注定了一切反動派要走向

滅亡，他們不敢正面認識，因此也就不敢承認周圍事變的客觀規律，他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盲目的垂死的掙扎。因此他們需要尋求任何可以幫助他們苟延殘喘的「應付環境的工具」，而實用主義者就替他們謀算起來，說可以把「經驗」，「知識」等等也當成這樣的工具，於是他們就在這樣的目的之下捏造了一套不可知論的——主觀唯心論的謬論。就其「應付」的盲目性這一點來說，反動派的生活情形和實用主義者的說教，確實具有着動物式的特點，但這與廣大進步人類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不相干的。並且，動物適應環境的生存運動，是要改變自己的有機體的性質來適應自然界的一定的客觀條件的變化。也就是自發地依循着一定的客觀發展規律的。生物的適應環境的行爲，並沒有包含着實用主義者的那種主觀唯心論的妄想，並沒有絲毫想要把「實在」當做可以任意「塗抹」和「裝扮」的「很服從的女孩子」的企圖。但實用主義者談到「應付環境」的時候，却是抱着極端狂妄的主觀唯心論幻想的。杜威說：「生活的進行全在能管理環境。生活的活動必須把周圍的變遷一一變換過；必須使有害的勢力變成無害的勢力；必須使無害的勢力變成幫助我們的勢力」〔二〕，反動派已經日愈走向垮台，但它還要用一切卑鄙無恥的手段、辦法和「工具」，來進行盲目的瘋狂掙扎，妄想按照自己的主觀目的來任意把「周圍的變遷一一變換過」，以圖苟延它的「管理環境」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實用主義者所謂「應付環境」的真正意義！實用主義者把生物進化論裏「適應環境」的概念偷來作爲自己的招牌，實際上生物適應環境的進化規律和實用主義者「應付環境」的主觀幻想，是根本不相干的。

胡適散佈「一點一滴的進化」，「一點一滴的改造」的謬論，否認「根本的解決」〔三〕，並把這也假裝作科學的進化論的思想，人們知道，胡適的這種臭名昭著的謬論，是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中國的先進人物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封建統治的運動高漲起來的時候散佈出來的。歷史早已證明，在舊中國那種極端殘暴腐朽的反動派統治下面，不進行革命鬥

爭，就不可能使歷史前進，在那樣的情形下面，口頭上講一點一滴的進化，反對根本的解決，就是在實際上一點一滴也不要解決；就是實際上根本不要進步。胡適自己的全部行動，都足以證明這種庸俗進化論思想的反動性和虛偽性。

人類社會歷史包含着階級鬥爭和革命變革的運動，生物界的進化過程裏則不存在這些運動形式，所以決不能把生物進化的規律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運動。並且，生物的種類變化也是一種飛躍性質的根本變化，雖然這種飛躍是採取逐漸過渡的形式，但究竟不能僅僅歸結爲「一點一滴的進化」。所以實用主義者在這裏也曲解了生物進化規律，它所宣傳的並不是真正科學的進化論思想，而只是一種庸俗進化論的謬誤觀點。

胡適所散佈的庸俗進化論思想和真正的科學的進化論還有一個根本不同的特點，就是科學的進化論證明了生物界的運動發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觀規律，而胡適的庸俗進化論則把發展看成一大堆沒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湊合。胡適曾把個人的偶然行爲的作用加以極度的誇大，想藉此來淹沒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他說，一個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許可以毀滅一村一族。他起一個念頭，也許可以引起幾十年的血戰。他也許『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善亦不朽，惡亦不朽；功蓋萬世固然不朽，種一担穀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三)。很容易明白，這種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學觀點，也是主觀唯心論——不可知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觀唯心論否認了物質世界及其發展規律的客觀實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變化過程都看做偶然的東西。這種唯心論的狂妄胡說是經不起一點認真的駁斥的。客觀事物的發展過程雖然不斷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但支配發展過程的東西究竟是必然的規律，偶然因素所引起的任何偏差終歸要被必然的大潮流所淹沒。不要說吐一口痰和喝一杯酒不會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適那樣以個人畢生的力量來幫助反動派欺騙人

民反對革命的活動，因為違反了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規律，結果還是要被革命人民所粉碎，就是現在還遺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響，也終歸要被人民清除得一乾二淨的。實用主義者的這種崇拜偶然性的荒謬觀點在事實前面根本站不住腳。實用主義者散佈這種胡說的作用，無非是妄想藉此來否認自然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規律的存在，否認階級矛盾、新舊事物矛盾及其諸方面的鬥爭是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內容和源泉，也就是妄想藉此來反對科學規律知識，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和廣大人民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這又不過是反映着接近滅亡的反動派希圖依賴什麼偶然奇蹟來僥倖得救的這種盲目掙扎的絕望心理罷了。

五、不是科學方法，是主觀唯心論者「應付環境」的方法

實用主義對於許多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的迷惑作用特別在於方法方面。實用主義者以「實驗室的态度」作為標榜，而把自己的方法偽裝得最像科學的。許多受迷惑的人把這種偽裝誤認為就是它的實質。其實，實用主義的方法根本不是能夠幫助我們發現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真正科學的方法，它實際上是主觀唯心論的虛構事實的方法，是幫助反動派「應付環境」進行垂死掙扎的方法。

實用主義的方法僅僅在形式方面好像是科學的。胡適把這個形式概括為三個部分或三個步驟：「（一）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三〕，有時他把這形式寫得更簡單一點，那就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胆提出假設，再細心求證實。」〔三〕這樣的形式很容易和真正科學的方法相混同，如果我們單只注意到它的形式，就難免要受到迷惑。要揭露實用主義的

方法的反科學性，必須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觀唯心論的內容聯繫起來進行批判，才能達到目的。

先說實用主義方法的所謂第一步，即「從具體的事實與境地下手」，或「細心搜求事實」。這裏的反科學性在什麼地方呢？這就在於實用主義者所標榜要搜集的「事實」，並不是真正科學研究開始時所要求的事實。科學的研究首先需要正確的科學的思想方法作為嚮導，不容許沒頭沒腦地向「事實」裏亂鑽。這裏所說的思想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這個科學的思想方法的指導下，科學的研究首先要求我們「從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出發」，要求在開始研究以前要「詳細地佔有材料」〔一〕這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應該嚴格地遵守着唯物論的原則，要着眼在「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和「詳細地佔有材料」上面，不能有絲毫主觀隨意性摻雜在中間，這與實用主義者泛泛地講到的所謂「從具體事實與境地下手」與「細心搜求事實」有原則的不同。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決不是一個一個孤立的，而是互相有機地聯繫着的，實際事物中間有主要與次要之別，有根本的東西與非根本的東西的區別，科學的研究就必須依據着這種客觀存在的事實，一方面要詳細佔有豐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事實方面，以此作為分析和貫串一切事實材料的核心。例如歷史唯物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根本的實際事物是生產和階級鬥爭，因此着手研究人類社會的問題時，就必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產和階級鬥爭這些根本事實方面，必須把階級矛盾的分析研究作為研究的中心環節。例如研究歷史，就必須以歷史上的生產發展情況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作為研究的中心環節，而不應該把地理、人口以及思想文化條件作為中心環節（雖然這些也是應該研究的），研究古典文學（例如紅樓夢），必須把重點放在作品的階級背景和階級內容的分析上，而不應該像胡適那樣放在作者、本子上等次要的事實上（雖然這些事實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只有這樣來着手研究，才可以希望完成科學的研究所要求的任務。只有把出發點佈